

## 思考“辛味”

贾德贤 王 谦 鲁兆麟

(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)

**关键词:** 辛味; 气味; 滋味; 功效**中图分类号:** R281.2

五味,即指“辛、甘、酸、苦、咸”五种味道,分别对应于五行、五脏、五色、五音等,是古代人们感知世界、思考世界、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,这种思维方法被广泛而持久地用于中医中药的理论和实践中,直至今天仍指导着中医临床组方、用药,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药的临床功效是通过五味及四气、升降浮沉、归经等来解释和表达的。但就每味中药而言,其性味的记载历代本草多有混乱,且有些药物的味与功效之间没有合理关联,匪夷所思,不利于中药学的学习和传播。目前对五味的认识,普遍认为其源于口尝而高于口尝,五味既代表了药物的真实味道,也包涵了通过药物作用的特点而归纳出来的“味”。经过历代医家的共同努力,至今已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五味理论体系,对五味中各“味”的功效解释已形成共识,如“甘”能补、能缓、能和,“辛”能行、能散等。但是否能作为一个普遍真理被后世借鉴,值得研究。本文以其中的“辛”味为例,对其理论体系做一研究探讨。

作为公认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学专著——《神农本草经》对后世的影响深远,除了所载药物利用率高和实用价值大以外,其药性理论虽处在雏形阶段,但其原始而朴实的药味标定,作为源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历代本草。但这本托以“神农”的书在标定药味时,是完全根据药物本身自然的味,还是有别的考虑因素呢?以“辛”为例,有学者研究得出,《神农本草经》给药物标以“辛”时,可能考虑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<sup>[1]</sup>:①五行理论,如白芷标辛,因药物色白;②金属矿物类药物,因其属金而标以“辛”味;③有毒或药性猛烈之品多标辛,如巴豆、羊蹄等;④具有辛辣味的药物多标辛,如干姜、细辛、附子等;⑤有散风功效的药物,如羌活、防风等标以辛味。显而易见,《神农本草经》及后世的许多本草著作对

药物“辛”的标记有一定规律,但并不都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,不能合理解释“辛”味与功效之间的关系。如白芍色白,但并没标以“辛”味,且作用酸敛,与“辛”对应的作用“能行、能散”正好相反;金属矿物类药物,质重沉降,坚涩收敛,即使标“辛”也没有能散、能行的作用。怎样重新定义药物的“味”应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。“辛”到底意味着什么?作用基础是什么?笔者做如下理论探讨。

### 1 “辛”的原始含义——气味与滋味

#### 1.1 辛——口尝之滋味

《说文》有:辛,大罪也。段注:“辛痛泣出,罪人之象。凡皐(罪)、宰、辜、辭皆从辛者由此。”“皐”即“罪”,从辛,从自,言罪人蹙鼻苦辛之忧。这里“辛”应为“辣”之意,指食辣后,会因辣味而产生如罪人受苦状。《楚辞·招魂》:“辛甘行些”,注:“谓椒姜也”。《声类》:“江南曰辣,中国曰辛”。《养生要》:“大蒜勿食,荤辛害目”。均说明,“辛”,为辣之意,是口尝之滋味。但也有“辛”为鼻闻之气味的根据。

#### 1.2 辛——鼻闻之气味

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篇》中明确提出了五脏、五色、五味、五行与自然界五化的关系,其中关于“辛”味对应于“肺”体系的论述云:“审平之纪,收而不争,杀而无犯,五化宣明,其气洁,其性刚,其用散落,其化坚敛,其类金,其政劲肃,其候清切,其气燥,其藏肺……其主鼻,……其应秋,……其色白,其养皮毛,其病咳,其味辛……”<sup>[2]</sup>。即“辛”及其特性与对应的五脏、四时、颜色、病状的体系可以列为:收(在五化)一坚敛(特性)一金(在五行)一肺(在五脏)一秋(在四时)一白(在五色)一咳(在病状)一辛(在五味)。在这个体系中,各个元素间应是相互紧密关联的。但如果把“辛”理解为口尝之辛辣,与“辛”在这个体系中的原始含义则有出入。“金”坚

敛而收,应于秋之萧杀之气,归五脏可以与肺之肃降连贯,但与“辛”的原始含义有不符。《尚书》洪范曰:“金从革,从革作辛”;孔疏的诠释为:“金之在火,别有腥气,非苦非酸,其味近辛,故辛为金之气”<sup>[3]</sup>。从洪范之解释,“辛”应为口尝之滋味;从孔疏的诠释,“辛”应为鼻闻之“气味”,因为“金之在火,别有腥气”,岂可口尝?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又云:“阴味出下窍,阳味出上窍。味厚者为阴,薄为阴中之阳;气厚者为阳,薄为阳中之阴”,即主降者为阴,主升者为阳。王冰对此注曰:“味有质,故下流于便泻之窍;气有形,故上出于呼吸之门。”<sup>[3]</sup>肺开窍于鼻,此“呼吸之门”应指鼻窍,因此说明药物之“气”应指鼻闻之气味。故药物之“辛”,既包括口尝之滋味,也包括鼻闻之气味。从《素问》对气味的论述,可以进一步说明“辛”为气味与滋味的两重性。

## 2 “辛”的阴阳属性——辛之气味属阳,辛之滋味属阴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云“阳为气,阴为味。味归形,形归气”,张介宾注曰“气无形而升,故为阳;味有质而降,故为阴”<sup>[3]</sup>。说明五味之中又有无形之气和有形之味之分,这无形之气就是药物鼻闻之气味,此有质之味,应是口尝之滋味。无形之气清轻走上走表,入于阳位,鼓舞气机,因而为阳;有形之质,滋味寓于形质之中,滋养形体,因而为阴。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:“气味辛甘发散为阳,酸苦涌泄为阴”<sup>[3]</sup>。张志聪注:“言气味固分阴阳,而味中复有阴阳之别,辛走气而性散,甘乃中央之味,而能灌溉四旁,故辛甘发散为阳也。”<sup>[3]</sup>而“辛”有鼻闻之无形之气,因而可以升散出于阳窍而属阳;口尝之滋味必赋形于有形之物,因而可以沉降出于阴窍而属阴。因此,“辛味”应包括口尝之滋味,可以行散于里于下,和鼻闻之气味可以升散于表于上。故作为“辛”既有阳的一面(作为气味),也有阴的一面(作为滋味),更有阴中之阳的特点(作为滋味中之阳即“辛甘发散为阳”)。因此若两药性味相同,就可以通过气、味的差别来区分两药的功效。如薄荷与川芎均味辛,但薄荷气清味淡,而川芎气雄味烈,因此决定了薄荷侧重走表,川芎主要走里的作用特点。

## 3 “辛”的气味与功效

教科书上公认的“辛”的功效为能行、能散、能润,均属阳的功效。“能行”即能行气、行血,“能散”即是能行散在表或在里郁结之邪,与行气、行血并无

本质的区别;“能润”只是“辛”能行、能散的一种结果,其功效的本质是一致的。这一点可以从“辛”应于秋、归于肺、治疗咳即可说明。在自然状态下,秋天万物萧条,叶落枝枯,荣华内敛,阳气逐渐下降而阴气逐渐上升,土壤逐渐变硬,河水逐渐结冰,犹如金属自火中取出逐渐冷却的过程。而肺气应于秋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,因为肺主皮毛,在春夏之交,阳气逐渐上升之际,气温变暖,毛孔逐渐开泄,肺之宣发越来越强,其开泄随着夏天的来临而变得越来越甚,汗液外出,毛发皮肤滋润,此过程过度时自会伤津耗气。而等秋天来临,自然界的气温越来越低,自然状态下机体出汗的时间越来越少,皮肤干燥,肺主宣发皮毛之气被郁遏,若加之感受寒凉,影响了肺的宣发功能,因而咳,正应了秋天阳气削弱的自然规律。古人运用了归纳和衍义的方法,把金之味一“辛”归于肺,应于秋,其气燥,其性敛。从生理上和正常状态下解释了金、“辛”与肺的联属关系,但从治疗作用的解释上却显得不够明朗。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“西方生燥,燥生金,金生辛,辛生肺,肺生皮毛。”<sup>[3]</sup>从上可以看出,肺气被郁遏时应当用“辛”去适当升散,鼓舞阳气,以抵抗秋杀之势。按照《内经》理论,辛之气味为阳中之阳,因此治疗秋天凉燥更应该考虑使用“辛”之气味大于滋味者或气味与滋味俱重者治疗。杏苏散的组方也许可以表达这样的构想。杏苏散方共有 11 味药组成,其中“辛”之气味比较明显的有苏叶、杏仁、陈皮、枳壳、生姜共 5 味,占 45%,有辛之滋味比较明显的有半夏、生姜、桔梗共 3 味,占 27%。共同作用可通行气血,宣达肺气,布散津液于肌肤腠理,故能“金生辛,辛生肺,肺生皮毛”。麻黄汤为治疗风寒外感的代表方,共 4 味药,其中有“辛”之气味的有桂枝、杏仁共 2 味,占 50%,有辛之滋味的有麻黄 1 味,占 25%。

一般来讲,标以辛味的药多为解表药、行气药、活血药、化湿药、温里药等,其中解表药、行气药、活血药、化湿药中许多有明显的气味,如荆芥、薄荷、白芷、陈皮、木香、川芎、藿香、佩兰等,与其中大多数药物含有挥发油有关,而温里药、化湿药和某些补阳药标以辛者,则与其口尝有麻辣味有关。无论是辛之气味还是辛之滋味,都与上述“辛”能行、能散的理论相吻合。但要反过来说凡是含有挥发油的药物都具有辛的作用特点,则在历代本草中找不到足够的证据。尽管如此,现代药理及临床实验还是证明了“辛”与挥发油有关<sup>[3]</sup>,这恰恰也佐证了“辛”有气味

之“辛”和滋味之“辛”。至于为什么含有挥发油的药物并不都标以辛,可能与其含量有关,若含量少则不能代表这个药的整体功效,因此往往不被凸现出来。

4 “辛”应具有的特质

根据能行、能散、能润的功效,我们可以反推回来“辛”应具有的特质。而这部分药物要么口尝有麻辣之味,如生姜、附子、细辛、吴茱萸等,可以鼓舞阳气,伸达四肢九窍,因而能行、能散、能润;要么鼻闻有明显气味,如薄荷、荆芥、当归、川芎、陈皮、青皮、枳实、沉香等,可以宣通气机,透发邪气,疏通郁结,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吴崑对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“阳为气,阴为味”注曰:“臊、焦、香、腥、腐为气,为阳;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为味,为阴”<sup>[2]</sup>,大概有明显气味者,皆属阳,在“辛”中应属阳中之阳,功效应为升散于表于上,治疗在表在上之疾;有麻辣之滋味者,在“辛”中应属阳中之阴,功效应为行散于里于下,治疗在里在下之气滞、血瘀。因此,可以根据药物的气味和滋味的孰轻孰重,判断本药物属于“辛香”还是“辛辣”,从而推导其作用特点。也可以根据药物的功效特点而推之其性味。这样便于举一反三,归纳总结。同理,五味中的其他味,也应该有气味与滋味的双重特点。

5 结语

药性理论发展至今,可以说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,但不难发现仍有很多没有定论的问题,是继续遵循古人记载,还是结合现代研究重新定论,还需大量的工作,仍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。但可以设想,在没有药物化学成分研究的时代,人们只有通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去观察、认识事物,因此中药药性理论的内容也必然会包括眼观察到的色、形、质,耳听到的声音(如动物药),鼻闻到的气味,舌尝到的滋味,和手触摸到的质感如软硬、粗细、干湿等。这些都成为了解释药物功效的信息点。以后才出现了与其他理论的结合或融合。找到了理论形成的根源,才能找到错误发生的根源,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
参考文献:

[ 1 ] 王家葵,张瑞贤.神农本草经研究[ M ].北京: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1: 90.  
[ 2 ] 程士德.素问注释汇萃[ M 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84: 71—87, 261.  
[ 3 ] 周祯祥.中药五味实质探讨[ J ].湖北中医杂志, 1999, 21 ( 5 ): 232—233.

(收稿日期: 2007-10-20)

(上接第 87 页)

参考文献:

[ 1 ] 郝保华,董海莉.“五脏”的文化蕴义探讨[ J ].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:社会科学版, 2001, 2( 2 ): 57—62.  
[ 2 ] 程昭寰.论藏象学说的理论基础及实践价值[ J ].中医杂志, 1997, 38( 3 ): 136—140.  
[ 3 ] 任秀玲.先秦逻辑的“正形名”理论与藏象概念、藏象理论体系及藏象方法的形成[ J ]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 1998, 4( 7 ): 5—8.  
[ 4 ] 李瀚旻.论藏象要领的三种演变形式[ J ].湖北中医杂志, 2001, 23( 1 ): 7—8.

[ 5 ] 孙广仁.藏象的概念及其生成之源[ J ].中医研究, 1997, 10( 5 ): 1—5.  
[ 6 ] 吴爱华,易法银,胡方林.藏象学说百年发展概述[ J ].湖南中医学院学报, 2005, 25( 3 ): 29—30.  
[ 7 ] 孟庆云.论藏象学说的形成与特点[ J ].中医杂志, 1986, 27( 3 ): 48—49.  
[ 8 ] 王 强.藏象之“象”是虚象还是实象[ J ]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 1998, 4( 6 ): 8—9.  
[ 9 ] 吴润秋.《黄帝内经》藏象的“四象理论”研究[ J ].中国医药学报, 1999, 14( 2 ): 10—14.

(收稿日期: 2007-10-20)